

文娛小演唱

秦 腔
破 诡 计

西 貝 編 劇

长 安 书 店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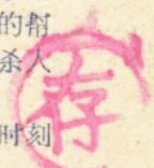
71604

966

373754

不法地主曾金良，暗地用繩子勒死曾广山的大羊，还想把罪責栽到治安保卫委員陈春林的身上，以便挑起曾广山和陈春林的糾紛。性情暴躁的曾广山中了地主的毒計，竟拿起木棍去打陈春林。后来在大队长的帮助下，才揭穿了地主曾金良的阴谋。当曾金良企图杀人行凶时，民兵就把他逮捕了。

这出戏是反映农村階級斗争的，它告訴人們要时刻提高警惕，严防階級敌人的破坏活动。



秦 腔
破 詭 計
西 貝 編 剧

*

長安书店出版（西安东大街318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2号
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陝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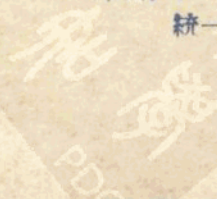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frac{1}{50}$ · 印張 $\frac{11}{25}$ · 字 9,702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定价：（5）五分

統一书号：T10095·870



時間 初秋。

地點 某生產隊。

人物 曾廣山 男，三十歲，社員，外號“火三王”。

陳春林 男，二十八歲，黨員，治保委員。

陳文宗 男，四十五歲，黨員，生產大隊隊長。

曾金良 男，五十多歲，地主。

王白英 女，四十多歲，地主之妻。

民兵二人。

布景 舞台左邊有一棵大樹，右邊是曾廣山的房屋，院落里有幾個石凳，竹籬笆牆外，又是幾戶人家。

序幕 清晨，曾廣山提着籠從房側上場，生氣地將籠摔到地上。

曾廣山 （唱代板）

清早起到後院給羊喂草，
是那個黑心貨與我撒刁！
勒死了大母羊餓壞羊羔，
氣的我眼發黑心似火燒。

（暴怒地大罵）那個黑心貨干的？是人生

父母养的站出来！背后放黑枪，是啥阴谋？

〔曾金良在广山骂时，肩扛锄头悄悄上场。〕

曾金良 广山，大清早，你骂啥哩？

曾广山 （不理，只管骂）有胆子他站出来，和老子当面较量较量！

曾金良 唉，火三王，为啥事气成这个样子，没头没脑，倒是骂谁哩？

曾广山 骂谁哩，我的大奶羊叫人给勒死了！

曾金良 （吃惊地）啊！你的奶羊被人勒死了？
唉，可惜，可惜呀！

（唱花音二六）

你那奶羊肥又胖，
浑身白毛亮又光；
是谁起了瞎心肠，
偏偏害你“火三王”。

这明明是跟你过不去，下此毒手，真是欺人太甚！

曾广山 哼，我曾广山也不是好惹的！

曾金良 对，这事情要追根问底，总不能让人骑到脖子上拉屎撒尿么。（换了口气）骂

了半会，你可知道是誰干的这事？

曾广山 我要知道是誰，就不在这里罵了。

曾金良 唉，你得动动脑子嗎！人家为啥要平白无故害死你的羊？

曾广山 嗯！……

曾金良 你想想，人家害死你的羊，不剥皮，不吃肉，不图錢，不牟利，倒是为了啥？

曾广山 （气憤地）誰跟我过不去？

曾金良 是呀，想必你把誰得罪下了，人家明处給笑脸，暗地里来个报复。

曾广山 我會广山走的端，行的正，不偷不摸，不欺不詐，把誰給得罪下了？

曾金良 唉！要說叔說你哩，就怪你是个直性子，一包火葯，做事冒失，前几天……

曾广山 （搶着說）前几天我和春林吵过架，他的猪跑到我自留地里糟蹋了庄稼，我打的不对嗎？

曾金良 （紧接）可你把人家的猪腿打断了，还叫人家給你賠产。

曾广山 啊！你是說春林，他不会……

曾金良 唉！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我看，这事情还是拉倒吧，如今这世事，軟一点好，咱惹不起人家。

曾广山 （暴躁起来）咋？如今是共产党领导，誰想欺負人他錯打了算盘！我的羊不能白死。

曾金良 唉，不是我說哩，咱們姓曾的人少戶单，姓陈的都是干部，印把子在人家手里。算咧，算咧！这口气，你就忍了吧！

曾广山 咋？姓曾的不是人嗎！我才不管他姓啥，誰害了我的羊，我就和他不能罢休。

曾金良 （冷笑）嘿嘿！你这話只能吓唬三岁小娃。人家是干部，又是党员哩，要說勒死你一只羊，就是再大的事情，你能咋？

（唱花音二六）

叫声老侄莫生气，
听叔把話說仔細；
勒死羊明是欺侮你，
你把人家能怎的？
把事鬧到乡上去，

料你也难占便宜。

我劝你咽下这口气，

姓陈的不是好惹的。

唉！算了，算了！咱们曾家就你这么一条硬汉子，可这哑吧亏也得吃下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呵！

曾广山 （越发气愤）这号哑吧亏我不吃，不和他姓陈的见个高低，我就不是曾家的后代。

〔上工铃响，内喊：“上工了，上工了！”〕

曾金良 算了，算了！我上工去了。（急下）

曾广山 算不了。（拿起一根棍，气冲冲地下）

〔闭二幕。〕

陈春林 （上唱二倒板）

近来地主不规矩，

造謠惑众生是非。

提高警惕多注意，

定要抓住老狐狸。

曾广山 （内喊）陈春林，你等着！

陈春林 （接唱）忽听有人喊春林，

不知为了啥事因？

曾广山 (急上,唱兩句截)

見面就是這一棍，
不打你我就不算人！

〔举棍就打，林閃过，抓住棍棒。

陈春林 (莫名其妙) 广山哥，你咋啦？不問青紅皂白，举棍就打，兄弟做下啥錯事了，你也得說个明白。

曾广山 裝的倒像！你心里有数。

〔山又扑上，林架住。

陈春林 广山哥，兄弟真有錯，情願脫光了讓你打，今天你为啥跟我这么过不去！

曾广山 你做的好事，你不知道！

〔兩人扭做一团。陈文宗上。

陈文宗 (大喝一声) 都給我住手！

〔林、山立即松开手。

陈文宗 (幽默地) 啊！我还以为是两个小娃打架呢，才是你們两个！春林，是咋回事？

陈春林 大队长，你問他吧，我到現在还糊塗着哩。

陈文宗 唉呀呀，不知道为啥，可就兵刀相見了。

陈春林 (唱苦音二六)

广山哥見我面举棍就打，

陈春林也不知犯了啥法。

“火三王”性子急不容說話，

不知道啥地方得罪于他。

陈文宗 說了半天，还是一場糊塗官司。广山，你說說，你們为啥打架？

曾广山 (不滿意地) 哼！他欺人太甚！

陈春林 咱可不能昧着良心說話。

陈文宗 (忙拦春林) 慢着，慢着！有理不在迟早，按次序发言嘛，广山，你說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曾广山 說有啥用，俺姓曾的人少戶小，活該受人欺侮！

陈文宗 广山，这话可不像是你說的啊！

(唱二六)

叫广山你不要这样講話，

陈和曾穷苦人都是一家。

旧社会受尽了地主压榨，

解放后翻了身苦根同挖。

曾广山 (气稍平) 你們姓陈的都是干部。

陈春林 干部！干部是大家选的，又不是自个封的。

陈文宗 是啊！队干部是大家选的，给大家办事。不管他姓张姓王，要看他能不能给社员办事。不对的地方，都应该批评，你对谁有意见，就直接了当的谈吧！

曾广山 （直楞）我……我……我对别人没意见，就是他（指林），跟我过不去。

陈春林 广山哥，你说，是我的错，我一定承认，一定改过。

曾广山 （气愤地）你……（唱紧拦头）
你为啥勒死了我的奶羊，
当干部欺压我太不应当。

陈春林 （一惊）我勒死了你的羊？广山哥，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哪！

陈文宗 （接唱）勒死了大奶羊事非寻常，
这其中牵扯大有文章。
广山，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说春林平白无故为啥勒死你的羊呢？

曾广山 （接唱双锤）
前几天他的猪进我菜园，

我将猪腿打断結下仇冤。

陈春林 (接唱) 为这事我認錯給你賠产，
为什么还和你結仇結冤？

陈文宗 广山，春林害死你的羊，是你看見了，
还是听別人說的？

曾广山 (接唱) 这件事明摆着还用眼見，

陈春林 (接唱) 我春林絕不会坏了心肝。

曾广山 (接唱) 我看你想报复暗放冷箭，

陈春林 (接唱) 我不能作这事无法无天。

陈文宗 (接唱) 你两个再不必互相抱怨，
这事情咱定要追查根源。

你們不必爭吵了，这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曾广山 事情明摆着哩，还有个啥調查的哩！

陈春林 广山哥，你我弟兄从小一处滾大，你看
我能做这号事嗎？

曾广山 哼！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

陈文宗 好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也不像
是你說的話。广山，这样吧！咱們先到
羊圈里去看看。（三人同下）

〔二幕启，陈上場沉思。〕

陈文宗 (唱慢板)

誰勒死大母羊平地起浪，
偏偏地全推到春林身上。

“火三王”性子暴連罵帶嚷，
这事情还得我費些思量。

〔林、山上。〕

广山，羊已經死了，剝皮吃肉吧！

曾广山 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

陈文宗 算不了。我給你打个保票，給你老哥查
不出勒死羊的人，就賠你一只羊。

曾广山 嗯。（不高兴地下）

陈春林 大队长，你看我冤枉不冤枉！广山一口
咬定是我干的。

陈文宗 肚里沒冷病，不怕吃西瓜。不过，广山
这人，是个直性子，心眼少，今日說的
这些話，都怪怪的。这里边一定另有文
章。春林，你过来。（从腰中取出一条繩
子）你可認得这是誰家的繩子嗎？

陈春林 好眼熟啊，好像在那里見過。

陈文宗 你好好想想，在那里見過？

陈春林 (猛想起) 对了，这不是咱村五保戶陈

大兰的那根繩子嗎？我用这条繩給她家背过好几回柴禾。

陈文宗 对，是大兰家的。你看，这头一股磨断了；还是我給結上的。

陈春林 这才怪了，陈大兰病的不能动弹，她的繩子咋能跑到广山家羊的脖項上呢？

陈文宗 （稍想，唱二六）

无头官司难判断，
这根繩子有牽連。
提高警惕細查案，
不讓坏人混过关。

春林，咱們要多留点神，不要小看这事。先去看看大兰的病，順便問問繩子的事。（下）

陈春林 我說曾广山呀曾广山，你这个“火三王”，这一回可不知叫誰給你放了一把底火。（欲下，忽退回）咦？上工時間，曾金良为啥回来了，我看他是怎么个动静！（低头悶坐）

曾金良 （拿籠匆匆上，見林，不由放慢脚步）春林，你独自一个，坐在这里想啥呢？

- 陈春林 沒啥。你今天沒上工？
- 曾金良 上工去了。唉！昨晚上睡到院里給涼着了，头疼的撐不住，才从地里回来。
(試探地) 嗨！治保委員，广山家的羊死了，你知道嗎？
- 陈春林 我知道了。怎么，你也知道了？
- 曾金良 唉呀呀！广山一大早高喉嚨大嗓子，把陈家祖宗三代罵翻了，全村老小，那个不知，那个不曉。
- 陈春林 噢！大概都說我陈春林把曾广山的羊勒死了。
- 曾金良 (一笑) 嘿嘿，众口紛云哪！(假装同情地) 唉，春林，真沒想到給你背了个大黑鍋，冤枉了好人，真岂有此理！
- 陈春林 事情总有个水落石出，你咋能說是冤枉好人呢？
- 曾金良 是呀！(故作激动地) 就是把我的头割了，我也不信羊是你勒死的。当干部的，一天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給大家办事。誰干下这沒天良的事想害干部，真是忘恩負义，混賬，混賬！

陈春林 依你看，这是誰干的？

曾金良 唉，我的成份不好，只知道接受改造，下地劳动。下工回来，大門不出，二門不迈，两耳不聞窗外事，咋能知道这些事呢。不过……

陈春林 不过怎样？

曾金良 不过，我觉得这事情也有些奇怪！

陈春林 奇怪啥哩？

曾金良 唉！

（唱二六）

农业社成立好几年，
大家都是好社員。
无仇无冤无爭端，
害死羊儿为那般？

你想，如今都凭劳动工分吃飯，誰不沾誰，平白无故，誰可把广山的羊勒死了为啥？

陈春林 你看問題倒很清楚。

曾金良 （得意地）这是其一，还有其二。

（唱二六）

昨夜晚會广山死了母羊，

大清早就罵你暗放黑槍。
沒證據他凭啥咬你不放，
明明是对于部另有心腸。

陈春林 噢，我有点明白了！

曾金良 明白了就好。唉，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陈春林 （單刀直入）你的意思是說，广山自己勒死了羊，想給我栽脏哩？

曾金良 不不不，我可沒有这么說。

〔幕后声：“分瓜了，給社員分西瓜，快到飼養室大院里領去！”

曾金良 （敏捷地拿起籠）春林，你在，我領西瓜去了。

陈春林 你不是头疼嗎？

曾金良 这陣子強了些，強了些。（急下）

陈春林 呸！老狐狸，瞎了眼睛，还想給我上圈套！

陈文宗 （上）春林，你罵誰呢？

陈春林 队长，这事真怪呀！

（唱二六）

适才間曾金良胡言乱講，

又轉弯又摸角阴阴阳阳；
說什么曾广山自己害羊，
要給我陈春林問罪栽脏。

陈文宗 哦！这倒巧了。（指繩子接唱兩句截）

这本是大兰的繩，
借給了曾家王白英。

陈春林 王白英？是地主曾金良的老婆么？

陈文宗 对呀！前日，大兰把繩子借給王白英，
今清早从羊脖項解下来。看，这繩子倒
会飞檐走壁了。哈哈！……

陈春林 一定是曾金良干的，让我抓他去！

陈文宗 別忙，再对証一下，先把王白英叫出
来！

陈春林 王白英，王白英！

王白英 （內应）哟！誰呀？（上）哟，我当是
誰，才是大队长和治保委員。唉！我这一
向不好，腰酸腿疼的，人老了，不中
用了！天天都想到地里去挣几个工分，
可是身子不爭气嘛。……

陈文宗 （打断話头）王白英，我找你有事。

王白英 好我的大队长哩，找我有啥事哩？